

城市的闕限空間： 迪立羅的《大都會》之探討

張期敏*

摘 要

唐·迪立羅 (Don DeLillo) 一生大部分的創作時間都在紐約，作品也明顯地呈現他對這個國際大都會的觀察和省思，他在 2003 年發表的小說——《大都會》(*Cosmopolis*) 就是典型的例子。迪立羅描繪的是，紐約的國際金融脈動及科技所架設、衍生的生活空間，其交織著現實的、虛擬的、親身體驗的和再現的生活，凸顯生命的闕限空間 (liminal space) 和狀態。故事脈絡就是這些不同的都會面向，相互交織形塑的城市臉譜。值得探討的是，他們既形成一種劇烈的反差，同時也相互糾結、衍生，也就是這個無所阻隔的網路商業世界，其實蘊含著相當的風險和危機，而實際的生活空間看似踏實、可掌握，卻也充滿著無法預料的驚奇及恐怖氛圍。主角橫跨於兩個不同層次的城市空間，猶如處於一種生命的門檻，進出任何一個面向都是一種出離、扭曲、及疏離，同時也有著吊詭式的渴望和依賴。

本文將以闕限空間和身體的概念為探討的主軸，凸顯在科技的虛擬世界及真實的城市空間中，所形塑的都會生活，同時呈現自我在這空間中的不同面向和可能，了解迪立羅企圖藉由紐約的脈動所傳達的不同都會想像和體驗，及勾勒 21 世紀都會人生活的意圖。

關鍵詞：城市、闕限空間、迪立羅、身體、網路經濟

* 本文 103 年 3 月 11 日收件；104 年 3 月 3 日審查通過。

張期敏，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助理教授。

E-mail: fionachang@utaipie.edu.tw

Liminal Space in the City: a Study of DeLillo's *Cosmopolis*

*Chi-min Chang**

ABSTRACT

New York has been the inspiration and theme for creation by many writers and artists. Don DeLillo has spent most of his life in New York and *Cosmopolis*, published in 2003, particularly reveals his shrewd observation of the city. In addition to the streets and the complicated social interaction, what DeLillo focuses on is the liminal space interwoven among the factual, the virtual, and the empirical. The plot of the story has been spun around two major urban dimensions: one is the commercial world constructed by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the other is the urban space reflected and modulated by sensuous experience. What is worth exploring is they not only formulate a striking contrast but are intriguingly entangled. The protagonist, striding over these two facets of the city, appears to situate himself at life's threshold. Getting in and out of any dimension is a kind of leaving, twisting, and alienating as well as longing and rely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iminality pivots on the concept of the body to see how the self oscillates between the virtual world of technology and the actual living space of the city—between the corporeal and the incorporeal. It is meant to present how the technologically-overwhelmed contemporary life and the actual life experience make up a kind of liminality, simultaneously portraying selfhood in the 21st-century cosmopolis.

KEYWORDS: city, liminal space, DeLillo, body, cyber capitalism

* Chi-min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Taiwan
E-mail: fionachang@utaipie.edu.tw

迪立羅 (Don DeLillo) 是當代美國文學相當具有影響力且多產的作家，從 1971 年的處女作《美洲》(Americana) 至今，出版 16 本小說。期間還有劇本和短篇小說，寫作型態豐富多元。得過許多重要文學獎項，如：國家圖書獎 (National Book Award)、普立茲獎、筆會／福克納小說獎、耶路撒冷文學獎等，顯示他不容忽視的文學地位。¹ 其寫作常呈現他對當代美國社會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解析，尤其擅長將社會和文化的解讀融入書寫技巧中，風格獨特但難以定位。由於迪立羅對多元的後現代社會的關注，有評論者將他定位為後現代作家。² 《名字》(The Names) (1982) 中語言的指涉和《天秤座》(Libra) (1988) 中的歷史再現都可以看到他呼應後現代情境的寫作軌跡，但另一方面，其作品呈現家庭和社會的疏離、身分認同的追求，讓人聯想到現代主義的書寫角度。³ 而評論家吉安墨 (Paul Giammo) 卻認為迪立羅既不屬於後現代，也不全然是現代主義書寫，應該是新寫實主義 (Neorealism)，他認為「假如真實情境是後現代的，而迪立羅也如實呈現，那麼他應該是擬模的 (mimetic) 寫實主義者」(18)。⁴ 不管是後現代、現代或另類寫實的解讀，迪立羅的作品有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特色——社會觀察與書寫角度的結合，也就是他對當代社會的省思和觀點常融入他敘述和情節鋪陳的方式，因此文

¹ 迪立羅許多重要的文學獎項，在 1985 和 1988 年分別因《白色噪音》(White Noise) (1985) 和《天秤座》(Libra) (1988) 獲得國家圖書獎，1992 年因《毛二》獲得普立茲獎和筆會／福克納小說獎，而《地下世界》(Underworld) (1997) 更讓他連續獲得重要的文學獎項：1997 年是國家圖書獎，1999 年為耶路撒冷文學獎，2000 年還因而得到威廉·迪安·豪厄爾斯的美國藝術和文學學院獎 (William Dean Howards Medal)，這些獎項清楚說明迪立羅在當代美國文學已佔有一席之地。

² 杜瓦爾 (John Duvall) 在〈歷史的力量和神祕的堅持〉(“Introduction: The Power of Histor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ystery”) 中，談到描寫甘迺迪事件的《天秤座》，讓讀者「徘徊在陰謀論的多重可能性中」。「他對當代社會的省思和觀點常融入他敘述和情節鋪陳的方式，因此文本的意義超乎呈現的情節，其書寫的方式和角度才是解讀文本的重要關鍵」(7)，歷史已不再有客觀呈現的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個人角度的詮釋和拼湊。

³ 歐東內爾 (Patrick O'Donnell) 對《地下世界》的解析中，認為迪立羅用藝術角度來書寫垃圾及影射當代生活的失落，印證現代主義的書寫風格。

⁴ 吉安墨指的新寫實主義和傳統擬模的寫實主義的不同在於，它並非只是如實呈現或反應視覺感官所覺察的事件或現象，而是一種對後現代社會描寫和思考的角度，藉由人物形塑或歷史事件來探討社會道德責任轉換的問題，如：《毛二》(Mao II) (1991) 中的作家比爾 (Bill Gray) 和恐怖份子間的緊張關係，是迪立羅對後現代情境中，作家或藝術家失去擔社會責任的地位和優勢的狀況。在《地下世界》(1997) 藉由垃圾處理的議題，一個另類審視歷史和社會的角度，揭露社會道德力量的另一個源頭。

本的意義超乎呈現的情節，其書寫的方式和角度才是解讀文本的重要關鍵。

迪立羅不僅將他對社會的觀察和看法融入書寫技巧，讓小說呈現獨特的樣貌，同時也藉以探討當代的自我認知。從小說的基本元素來看，其大部分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情節脈絡可循，描寫的風格和事件也常反映當代社會或文化的景況。但在人物刻畫方面就顯得難以捉摸，人物雖在情節流轉中形塑，其主體性和身分常是充滿變異或模糊的。面對日益科技化的社會，迪立羅的寫作常觸及科技和自我身份認同的關係，尤其是對存在的強烈質疑——當科技同時延伸和消弭自我的概念時，人的存在到底是甚麼？又該如何定位？《大都會》（*Cosmopolis*）（2003）屬此類書寫的重要作品，書寫和探討的角度則從熟悉的城市生活開始，加上細微且深刻的省思。

《大都會》是迪立羅對美國科技發展、經濟模式及社會文化轉變的回溯和省思。⁵ 和之前的作品不同的地方是，《大都會》屬於類似意象式的書寫，整本小說內容就以商業投資鉅子艾瑞克（Eric Packer）在紐約街道一日的遊歷為敘述主軸。一開始，主角艾瑞克為了理髮，由司機（Ibrahim Hamadou）開著加長型轎車，和保鏢托莫（Torval）一同從曼哈頓第 47 街出發，經過時代廣場和百老匯，橫跨曼哈頓東西區的過程。期間，小說主角除了在裝有高科技資訊設備的轎車中，掌握投資狀況和國際新聞，及和各部門主管談論分析投資事宜外，也同時進入真實的都會場景，深刻體驗紐約的城市脈動，包括：和他太太及情人的邂逅、喪禮、群眾抗議事件、自焚景象及加入一個拍攝裸體群眾的場景等。艾瑞克的網路操作、遭遇的事件及和其他角色的對話其實是一種弔詭式的串連。作者企圖要在這些看似不合邏輯的情節安排中，凸顯當代生活中，科技資訊空間和真實城市場景的相互衝擊和消長——空間轉換及其如何影響形塑個人的感受和自我認知。也就是，在進出這兩大空間的同時，迪立羅持

⁵ 迪立羅小說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對美國重大事件及文化轉變時刻的關注，如：《天秤座》以廿週迪事件為主軸；《地下世界》論及 1951 年的冷戰時代；《墜落人》（*Falling Man*）（2007）直接談論到 911 事件後的生活景象等等。

續凸顯的是一個闕限狀態（liminality），在自我與空間的互動中，描繪另一個自我覺察和認知的向度。

小說主要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艾瑞克從大樓辦公室出發開始，情節的發展就是他時而進入城市街道，時而在加長型轎車中，和不同人物的互動和溝通，呈現不同的關係層次。同時也藉由不同層次的關係，揭露都會空間的混雜和糾結。在私人情感方面，有著他和他太太的偶遇，和情婦的私會。有趣的是，他和太太的巧遇，表現強烈的疏離，和情人卻顯得親密且熟稔。這期間還穿插他的貨幣分析師——麥可·勤進到車中報告日圓狀況。報告同時，艾瑞克正從網路電視看到國際貨幣總裁被刺殺的鏡頭，艾瑞克在重複的播放中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感。接著是他的醫師進入車中對他進行身體檢查，發現他前列腺的失衡問題。在城市街道，一個乞討的婦女和他的小孩也同時讓他看到真實生活殘酷的一面，也就是在無遠弗屆的商業網路世界，經濟的強權和極端的弱勢形成諷刺性的對比。另外，令人震驚的街道場景是反資本主義的示威群眾和自焚的抗議人士，雖然艾瑞克的主管認為這是商業機制下正常的紓解效應，但當他親身經歷這場混亂時，仍對這無法掌控的力量感到好奇和恐懼。

小說的第二部分是艾瑞克繼續前往理髮店，從第八大道到第十一大道的過程。除了再度和他的太太及情人邂逅外，和前一部分不同的是，迪立羅刻意強化兩個場景來凸顯在網路資本空間及城市街道間的另一種可能：一是藉由一個饒舌歌手的喪禮，凸顯一位擅長混雜不同語言、節奏和主題的歌手，讓艾瑞克得到一種超越的靜止狀態和一種自由無私的感覺。另一個場景是他加入紐約街道的電影拍攝場景——三百個人裸體躺在街道上，對艾瑞克來說，這些身體展現出一種令人好奇的力量。在城市街道中，身體顯得鮮明卻又陌生。

故事的結尾是最後艾瑞克遭遇殺手貝諾（Levin Benno）及被殺死的過程。而迪立羅在小說的兩大部分都穿插了貝諾的自我告白，只是對這位角色的鋪陳和情節的主軸相反，它是一種倒敘的手法，呼應他和和艾

瑞克的敵對關係及凸顯它對商業資本主義的反擊。

小說中人物的安排和事件的描寫，迪立羅明顯聚焦當代都會空間的狀況，特別是人物游移在不同空間層次，所表現的生活樣貌。有些人物類似功能式的互動，如：艾瑞克和他的公司員工，與其說是真實生活的寫照，還不如說是某種理論和社會型態的展現。而有些人物超越現實生活的想像和感受，如：殺手貝諾，想像超越現實時空的存在，展現都會空間層次的不同可能。有趣的是，在網路空間和城市街道間，空間層次在不同的人物互動和事件中開展，形塑的正是都會的闕限特質。

類似史詩式的寫法，迪立羅書寫《大都會》的切入點是科技和城市街道所交織的都會空間。在加長型的轎車中，城市空間融合了科技和資本主義——無所不在的商業網路世界。人雖身處真實的街道場景，卻幾乎被吞沒在虛擬空間中，且不斷延伸擴大。《大都會的都會主義》（*Cosmopolitan Urbanism*）（2006）中，比尼（Jon Binnie et al.）更全面地看待大都會城市的特色，包含文化的多樣性、時空壓縮的強度和超越國家範疇的世界公民概念，而全球的社會經濟脈動更是牽制大都會生活的重要因素（4-6）。⁶ 在這個大都會的特色說明中，全球和在地、未來和現在、虛擬和真實形成了一個並存卻不相容的關係。另外，真實都會空間的多樣性也帶來許多的衝擊，有些甚至超越可能的想像。而加長型轎車所呈現的時空壓縮和穿插，則是自我在現代都會，無可避免的生活遭遇和情境。主角在這網路媒體和實體空間來回跨越的同時，形成獨特的闕限狀態，開始重疊和堆砌多層次的時空感受、想像和認知。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闕限狀態並非僅存於媒體網路和真實的生活之間，而是人們在認知和經歷這兩大空間時，空間元素彼此滲透和碰撞所衍生的多

⁶ 在《大都會的都會主義中》，比尼提出的大都會特色，除了文化的多樣性，較特別的是全球公民的概念，因為時空壓縮，整個世界演變成單一地方的概念（a single place）。環境、人權、正義及愛滋病等議題加速這個概念的形塑，但真正消蝕國家政策及管理模式的是全球的社會經濟型態（5-6），這一股強大的都會形塑力量也是迪立羅在《大都會》的書寫焦點。比尼也強調都會主義同時包含兩個特色：一是世界公民的概念，是超越國家疆界，直接在全球架構下，去考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另一個是面對多樣性和差異的心態及社會操作，特別是不同文化和階級的區隔和縫隙（13），這也是都會中實際互動的空間，是在地的、及時的，也是親身體驗的。

重空間層次。另外，這不僅形塑另類的空間概念，更揭露許多自我解讀的面向，特別是自我認知和覺察因都會的闕限特質益發顯著。根據拉敘爾 (Charles La Shure)：「在闕限狀態，人類被剝除原本可和別人區別的事物，處在社會結構的中介……在這縫隙中，人類最能覺察到自我狀態。」空間結構和層次的縫隙顯露的正是自我的闕限狀態。

以下的討論將從闕限概念的定義和演進開始，了解它如何從指涉生命階段的轉換到文化的轉變，及其隱含兩種或多種接軌或相鄰的特質，再談到它被用來檢視當代城市空間的不確定性和失序狀況。在論述上，將以身體感知為空間檢視的基準，探討自我狀態的變化。第二和第三部份分別就網路經濟和城市街道空間的闕限狀態做一探討，第四部份主要聚焦自我認知與空間層次轉換和堆疊的關聯。

一、闕限空間

闕限空間，就文字定義來說，指的是兩個畛域之間的中介地帶。如此中介地帶的微妙之處在於不同空間特質的流串、交會、碰撞和重疊，而顯示出這一微妙空間互動的則是個人錯縱複雜的感受和經歷。闕限概念首先被人種論的研究學者傑內 (Arnold van Gennep) 在《過渡儀式》(*Rites of Passage*) (1960) 中，用來談論生命歷程的轉換，重要的是，人在這轉換的過程所經歷的獨特時空概念。過渡儀式包含三個階段。首先是脫離原有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和熟悉的文化情境，為前闕限 (pre-liminal) 階段 (21)。第二部份是闕限或門檻階段，主體的狀態會顯得相對模糊，因為舊有階段的特質已漸漸退去，而新的特質和認知正在形塑。第三階段是後闕限 (post-liminal) 階段，完成過渡儀式，主體進入另一個社會結構的層次 (Gennep 21)。特納 (Victor Turner) 在〈中介和中間：過度儀式的闕限階段〉中進一步談到，「闕限狀態對任何一個確定的結構陳述都是一個否定，但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是陳述的源頭，更甚者，是新的想法和關係產生的可能領域」(“Betwixt and Between” 97)。因此，闕限空間的主

體「在結構上，如果不是形體上，是無法被看見的」(“Betwixt and Between” 95)，因為這階段的個人，他的社會認知和文化認同是難以辨識的。在《形象與基督文化的朝聖》(*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1978)中特納進一步引用傑內的闕限概念。他認為這個概念不只是人類過渡儀式的一部份，也是所有文化轉變的重要過程，這個過程會「挑戰和批判原有的思想行為模式，同時會使前所未有的想法和關係的組合成為可能且令人期待」(22)。這文化的闕限過程代表的不只是一種轉變，隱藏著某種潛力，尤其是新舊文化力量交鋒、對峙，所引發的多重可能性。⁷

如此的闕限概念被史蒂文生(Quentin Stevens)用在都會空間的解讀上，因為都市街道提供接觸不同活動的路徑，最能刺激人的感官及呈現豐富的都會生活面貌(79)。城市中的闕限空間鬆動不同空間的區別，「帶來模擬兩可的空間感、失序感，增加對空間的警覺……產生新的且不熟悉的感受，也會和他人建立新的關係」(88-89)。都會空間呈現的多元和混雜，帶來的空間感受是多重、難以確認的，關係的建立常非根基於同一個向度。這樣的闕限空間不只產生感受和關係定位的模糊，也會帶來另一種或甚至雙重的時間感，使認知脫離原來的空間框架，如同商業網路空間對時間的壓縮和對未來的想像，相對於城市街道當下的時空感受，都會的闕限空間成為時空不斷持續協商(negotiation)的過程。對史蒂文生來說，都會充斥著闕限空間，而在時空重組和認知重建的闕限過程中，包含「相當的感官強度、人們在時空中的重疊，及無法預期的行為和意義的並置」(90)。更重要的，自我在經歷闕限空間的過程，同時會鬆動原有的自我認知而形成新的可能性。因此，傑內和特納的闕限概念所指涉的思想、行為和文化的轉變，除了包含不同元素的碰撞、對峙

⁷ 從傑內的過渡儀式到特納的文化轉換，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藉由Renée Green樓梯間的概念(stairway)說明闕限空間的意涵(5)，及文化中介和自我不同可能的論點，「說明這空間以一種定義社會概念的方式，提供自我性策略的陳述——個人和共有的，包含啟動新的身份符號、創新的合作和對峙的位置」(2)。霍米·巴巴認為此一文化中介位置的概念，是在說明自我在期間新的定位可能和不同文化元素的互動關係。

和消長，更被用來解讀都會時空的並置和複雜性，也牽涉自我認知的持續變動。但，要如何看待人在都會中的生活狀態？其呈現的闕限空間又有何特性？

迪立羅在《大都會》中以虛擬空間和城市街道來體現都會的闕限狀態，尤其當電腦虛擬空間已成為都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城市街道也在經濟文化的發展下，巨幅改變人在其中的定位和想像。這多層次的都會空間產生的重疊和縫隙，形成十分特殊且極具衝擊性的生活場景。城市的闕限空間除了本身的複雜性外，無所不在的虛擬空間更強化其特有的闕限特質，有著虛擬和真實經歷的交互流串。珍奈兒（D. G. Janelle）和侯吉（D. C. Hodge）稱這樣的中介空間為「混雜空間」（5）。梅吉（Clare Madge）和歐柯納（Henrietta O'Connort）認為網路／空間可以經由線上身份和**體現**（embodiment）來探討，也就是網路虛擬空間和真實體驗的生活空間必須被放在一起檢視，才能更深入看到都會闕限空間的特質。齊均（R. M. Kitchin）也認為「網路空間是無法取代地理空間，也無法摧毀時間和空間。反而，網路空間和地理空間並置，而產生新的虛擬空間的層次」（403）。因此，都會闕限空間除了牽涉到不同空間元素的並置、碰撞和交疊外，身體感知成了重要關鍵，透過空間的體驗和感知，更能看到其間細緻的互動和影響。派爾（Parr）直接指出身體在網路/空間的吊詭性，因為「在網路世界中，身體常是被遺忘的……要了解虛擬空間如何造成科技的去身體性，且同時再造及強化身體的概念是不容易的」（75）。網路空間去身體化的過程中，身體並非消失，而是在某種層次上被延伸或整合，讓身體的存在，超越感官，成為更複雜的概念。

迪立羅的網路科技空間，所承載的不僅是空間隨著人的想像和意圖所產生的無限擴展和延伸，最重要的是網路資訊經濟帶來的時空壓縮，虛擬空間、金錢和時間揉合成一個詭異的生活向度。空間的意義，就某個層次來說，成了金錢和時間的組合。評論家雷斯特（Randy Laist）企圖以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後人類概念來說明《大都會》中所呈現的——消逝的人類主體性。海爾斯強調科技的演進模糊了人和機器間

的區隔，虛擬環境成為人類生活的重要元素（*How We Become Posthuman* 3）。而雷斯特進一步說明科技消融人類主體性的可能，在後人類的氛圍中，機器成了定義人不可或缺的部分（261）。但即使虛擬空間對真實生活和關係產生相當的影響，甚至消蝕真實空間的認知和強度，仍不能否認身體所帶來的生活即時性及對自我影響的可能。都會空間涵蓋即時且必然的**親身**經歷，再加上都會街道充斥的異質元素，更顯露自我和不同時空所交織的機動關係。

空間和自我認知有極大的關連，但因空間認知涉及的，不只是客觀的環境，還包括行為操作、空間概念及個人親身的感受，因此空間的客觀存在並非決定空間認知的唯一因素，個人認知、體驗、和生活場域都會讓空間產生變化，造成空間的闕限特質。其中，身體感受是很大的變數，所有感知和感受都會重新檢視我們的空間認知，凸顯認知和真實感受的差距，及所產生的自我游移狀態。因為當認知和感受缺乏一致性，自我的定位就會開始動搖。尤其在空間轉換時，特別明顯。自我在持續地適應和轉換過程中，所有的認知機制都要重新設定，而身體帶來的變數和衝擊則不容漠視。

闕限空間的探討，關注的是空間轉換時，所產生的不同感受和認知，而其關鍵就是身體，如列菲弗爾（Henri Lefebvre）所言：「一個人不僅用視覺、概念，也用所有的感官，用整個身體，去仔細檢視空間，就能體會其中的衝突，而這個衝突將引發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的外爆和**其他**空間的產生」（*Production of Space* 391）。當主角艾瑞克為了去理髮，走出辦公大樓，站在喧囂的都會街道和壯觀的摩天大樓之間，他發現大樓的外觀成了一個介面，「它將裡面和外面分開，卻又不屬於任何一邊，他曾經在淋浴時想到這些介面」（*Cosmopolis* 9）。大樓的表層結構指的是電腦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的介面，大樓的內部空間是重要的社會操作，而這個操作可以讓人超越時空的限制，因為它「被設計用來加速未來的到來，是外面世界的終點，這些大樓不在這裡，他們早就在未來，這個時間是超越地理空間、有形的金錢和那些汲汲營營追求金錢的人們的」

(*Cosmopolis* 36)。大樓的外面則是真實空間及人際間的互動。這看似二元對立的空間描述，其實隱含不同空間層次的並置，因為身體是思想、認知和所有親身經歷的中介，常會顯露認知和經歷的差異。闕限空間的探討，除了強調其空間的獨特性，還必須正視身體在空間認知、感受和經歷的差異和衝擊。而這也是造成抽象空間外爆或其他空間產生的原因。在此，抽象空間指的是實體空間加上身體感知、操作和想像產生的空間概念，如城市街道、媒體世界、網路商業空間和個人生活空間等等。而其外爆的成因和狀況，主要是來自這些空間認知和感受的重疊或碰撞，其出現的空間裂縫，就是闕限特質產生的來由和狀況。

這抽象空間的外爆，可從蕭納 (Shiner) ——科技工程部負責人，和艾瑞克的對話中得知一二。

「有特別理由要我們在車子裡而不是辦公室裡？」

「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在車子而非辦公室裡？」

「我們在車子裡是因為我要去理髮。」

「讓理髮師到辦公室，在那兒理髮。或者讓理髮師到車子裡，既可理髮也可以辦公。」

「什麼是理髮——和它有所關聯的東西。牆上的日曆，到處都有的鏡子，這裡沒有理髮的椅子，除了監視錄影機沒有任何其他東西會旋轉。」 (*Cosmopolis* 15)

就列菲弗爾的空間層次來看，⁸ 蕭納的空間認知主要社會操作為主，空間

⁸ 列菲弗爾的空間概念由不同的元素推砌而成，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 中，他把空間分為三個層次：社會經驗的——空間的操作 (spatial practice)；認知的——空間的呈現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經歷的——呈現的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 (39)。第一個層次指的是個人在社會空間操做的生產和再製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牽涉到個人在某種特定空間親身實踐的社會行為和表現。列菲弗爾舉例說明，在新資本主義 (neocapitalism) 下的空間操作，要能體現 (embody) 日常生活情境 (日常例行事務) 和都會生活 (連結工作、私人生活及休閒的路徑和網路) 之間的關係，且呈現某種一致性 (*Production of Space* 39)。第二個層次是認知的空間，指的是這些社會操作和空間的關聯和形成的秩序，其中包含和空間相關的「知識、符號、行為規範」。第三個層次是經歷的空間，也對空間概念的一致性產生最大的衝擊，因為這牽涉到「複雜的象徵主義，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這和

的定義和其中的行為模式未必和實體空間有相互對應的關連。這顯然和他的專業有關，在科技的虛擬空間裡，任何行為和互動，確實可以跳脫原本時空的框架，也就是在任何一個實體空間都可以進行虛擬式的互動和行為。艾瑞克也具有同樣的認知，所以辦公室的空間定義已不是實體空間的名稱，而是社會操作的結果。但談到理髮，他著重的是真實周邊物件所營造的環境——日曆、鏡子和理髮的旋轉椅等，來完成這簡單的社會操作。這些日曆、鏡子和理髮的旋轉椅，除了是實體空間的配置外，本身也代表不同的象徵。這理髮店其實藏有他童年和父親親身經歷的珍貴回憶，及開啟他對不同族群觀察的功能。⁹ 這過去的經歷也是造成他對理髮空間認知和想像的元素。從這一簡單對話中，可以察覺闕限空間不僅顯示空間的跨越，也顯示空間中不同層次的認知和可能。

以下的討論將分別就資訊網路經濟空間和城市街道作一探討，聚焦兩大重點：一是各自空間的轉換和重疊如何形塑都會生活的闕限狀態，一是不同的空間層次的交錯和碰撞，對自我產生的影響。

二、資訊網路經濟空間

《大都會》虛擬空間主要聚焦在網路經濟空間，其特色包括：壓縮

被隱藏或神秘社會生活有關」(Lefebvre, *Production of Space* 33)。列菲弗爾的空間概念和傳統的空間認知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再是二元論述——強調主、客體的認知結構，而是一個三元論述 (a triad)——來自生活、思想和社會層面，包括身體的、心智的和社會的；經歷的、體驗的和認知的 (*Production of Space* 39)。另外，不同的層次形成了空間認知的縫隙，而這些縫隙則顯示空間定義上的困難，認知和感受間的差異也說明了自我在空間的差異性。也就是，不同的空間元素形成的闕限狀態也會產生另類的感知。列菲弗爾也強調，要了解社會空間 (social space) 的三層次運作，「**身體**是我們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因為空間體驗的——認知的——經歷的空間三元論將失去其意義，如果他只是被視為抽象的模式」(*Production of Space* 40；原標重點)。

⁹ 在小說的後半段，他敘述回到父親生前常來的理髮店，是基於想一再地感受他父親在這條街這家店的感覺，及重覆聽著理髮師父告訴他，他父親生前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另一個部份，這理髮師他的移民身分，似乎也開展了另一個生活體驗的面向，尤其艾瑞克在的理髮師的司機同鄉眼中，看到了「一種自主性，一種性格，這賦予這個計程車司機一種分裂的特質，是另一個不安的自我」(*Cosmopolis* 164)。這部份的敘述在迪立羅的作品中是很特別的，因為他的作品鮮少涉及如此內斂且情感豐沛的親情描述，種族的敘述更是少見，這似乎也意味著闕限空間中，身體經歷所產生的多重敘述。

的空間、空間的相互滲透及防護區隔，尤其這些元素和未來時間及金錢概念的融合。葛漢姆（Phil Graham）稱現代經濟型態為超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其中，「錢是所有象徵體系中最神聖的……也是最有價值的商品。它越快速越廣泛地流通，就越能累積它的價值……」（76）。因此金錢所代表的不只是和人類的疏離，甚至和真正的商品無關，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另外，速度，也就是時間，成了累積價值的重要因素。¹⁰ 數字及時間化的網路經濟空間削弱自我對實體空間的覺察，也展現另類的人我關係。金錢不再是西謨（Georg Simmel）所說的——「是人和物品間的橋樑。在穿越這個橋樑時，人會被一種擁有所吸引，即使並未真正的獲得」（327）。相反地，資本主義在網路科技的推波助瀾下，不僅架空了金錢所代表的物質價值，甚至成為一種數字遊戲，變成網路運作中的符號。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也談到在充斥著資訊網路的社會中，「金錢已化為儲存在網路銀行中的資訊模式，而非代表實際金錢的存在」（*How We Become Posthuman* 27）。¹¹ 小說中，艾瑞克的理論主管——薇佳（Vija Kinski）談到：「金錢已經失去繪畫一度擁有的敘述特質，金錢只是在自我對話……財產不再和權利、性格和掌控有關……因為它不再有重量或形狀。唯一重要的是你付的價錢……你只是為數字付出你的金錢」（*Cosmopolis* 77）。¹² 但金錢在資訊網路中，到底又代表什麼？

金錢其實是被時間所衡量，甚至取代，顛覆原有「時間創造金錢」的概念，如巴士歐（Peter Boxall）所言：「在《大都會》中，是金錢失去它的敘述特質，而非時間」（216）。相反的，時間成了最大的關注和籌碼，未來成了最重要的時間指標和符號，現在的意義已被淹沒。資本主義中，

¹⁰ 金錢和時間的關係將在下面的部份進一步探討。

¹¹ 海爾斯認為，科技發展及其形塑的環境已將社會運作化約為資訊模式，包括人性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在資訊模式中，編碼(code) 成為我們的語言，而我們對話的對象就是人和智慧型機器（“How We Became Posthuman” 327）。

¹² 在商業的體制中，理論主管（chief of theory）是個重要卻特別的職位，它的職務必須提供精準的時空脈動及經濟概念來進行有效的商業操作。而薇佳這個角色一方面用來說明時空概念和金錢的關係；另一方面凸顯空間的認知層次中所包含的經濟運作模式。

時間已成為「共同的資產，屬於這個自由的貿易機制。現在幾乎不復存在，它已經被抽離出這個世界，造就無法掌控的市場和巨大投資潛力的未來，且使未來持續不斷」(79)。市場的運作著眼於未來，和現在脫鉤，和親身經驗脫節，金錢最大的意義就是創造未來。就如同舒富特(Nigel Thrift)在資本商品化的新趨勢中，談到「價值不再和它有任何關連，而是取決於它可能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對未來的影響(the pull of the future)」(31)。未來成了最重要的價值標準。

金錢時間化，更明確來說，是金錢未來化。但就時間來說，它也在這個資本經濟中演化成另類的概念。時間，特別是未來，已經被數字化(不是物化)，成為市場運作追求的標的，如葛漢姆所說的：「在今日已開發國家中，主要商業機構強調的是將抽象的時間商品化，特別是和某些想像的未來有關的。這些想像的未來商品原只存在某些特定的人心中，卻被大量交易，而成為**全球經濟**的最大部份」(85；原標重點)。迪立羅對商業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常藉由小說的角色闡述，除了在某些程度上呼應當代商業論述，特別著重在金錢和時間對空間本質和自我認知的轉換。小說中，艾瑞克的理論主管薇佳直言資本主義的特質就是破壞——摧毀過去，抽離現在，創造未來。在網路虛擬資金市場中，未來成了唯一的價值標準。如同艾瑞克在日元投資失利時的認知——「他那些當下擁有且可被延伸的未來將被壓縮為接下來幾個小時甚至是幾分鐘的事件，這是他所認知，唯一真實的預期壽命。」(122)時間和生命的概念完全被轉換成數字化的未來——金錢的化身。時間的長短不再是客觀線性的存在或過程，而是經由網路市場機制變化伸縮的數字。生命的長短，也繫於這樣的數字轉變。空間不只將金錢轉換為數字，更轉換為未來，自我的認知也在這變化中建重新建構編織。重點是，這個價值的空洞，不僅和人及物件脫節，甚至沒有指涉任何的意義。這是一個弔詭的虛擬市場機制，如同艾瑞克所說：「它讓你相信這裡面的力量和方向是可預期的，但事實上，這是一個隨機的結果。你可以運用數學或其他的科學，是的。但到頭來，你面對的是一個失控的制度。高速的歇斯底裡，每天，

每分鐘……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方式」(*Cosmopolis* 85)。因此，在虛擬時空中，最大的特色在於現在時間不斷被取代、截斷甚至銷蝕，而非只是單向式的時空呈現和累積。當所處的時空向度被瓦解，其碎裂的時空片段和以未來為主的虛擬時空仍時有碰撞，這就牽涉到它和不同身體的概念的重疊和並置。¹³

網路虛擬資金市場衝擊或摧毀的不僅是原有的價值體系，還包括自我的認知及功能化的人際關係。艾瑞克的每一個員工都代表一個功能，也代表市場運作的某一區塊，艾瑞克的事業少了任何一塊就無法正常運作。而這樣的關係也擴及商業體制，使得網路經濟空間隱藏某種暴力和威脅。當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總裁——亞瑟 (Arthur Rapp) 被殺後，艾瑞克不停且幾近強迫式地重複看著螢幕的報導。因為在他見過亞瑟前，就很恨他，基於「理論和詮釋的不同……他瘋狂地恨他，帶著滿腔的暴力」(*Cosmopolis* 33)。他每看一次報導，就如同親自再殺他一次。這樣的人際互動和認知，只有單一切面，是網路經濟操作的結果。市場互動成了情感投射的唯一焦點。這仇恨的強度乍看十分令人不解，但從攸關生死的數字看來，仍可略窺一二。這也說明書中的殺手貝諾 (Levin Benno) 想殺艾瑞克的原因，這裡沒有所謂真正的人際互動，殺人的動機絕大部分起因於艾瑞克背後所代表的數字遊戲或某種理念的運作模式，更確切

¹³ 網路虛擬空間的去身體性 (disembodiment) 一直是眾所關注的議題，探討的層次相當豐富。塞德勒 (Victor Jelneiswki Seider) 談到從迪卡爾的理論來看，「身體只是醫學知識的客體，而我們身體的經驗也自動地被視為個人主觀的感受及偶發的狀況」(17)。這也形塑了整個西方文化，尤其是現代主義，所推崇的去身體的／理性的 (embodied/rational) 存在概念。而後現代所要挑戰的，則是藉由重新審視和身體的關係，去探究自我更多的可能性。塞德勒認為網路的虛擬空間提供這樣一個自由場域，可以讓人超越自然、歷史和文化的牽制，去自我探索。這個吸納不同感知的虛擬場域開啟了體現知識 (embodied knowledge) 的可能性 (29)。另一種連結身體和虛擬網路空間的論述是以科技的歷史發展來看，認為「科技基本上是身體的假體 (prosthesis)，最終會取代人的物質身體，同時能將他的形象傳送到全球，且又能長期存在」(Woodward 50)。海若威 (Donna Haraway) 結合資訊科技和生化科技的概念，認為「改造人 (cyborg) 是機器和有機生命體的混合體……是虛構也是真實經驗的」，這樣觀點同時也打破身體和心智、動物和機器、理想主義和物質主義的二元論述，所強調的是身體和機器結合產生的可能性 (150, 155)。因此，就這些論述來看，身體和去身體化並非真實生活情境和網路虛擬空間的劃分標準，所顯示的其實是機器和身體有越來越緊密及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本文論及的去身體概念主要指涉的狀況是：「我們失去的自然的、身體，或者被機器在身體上或智力上吸收和改變」的情形 (Muri 16)，並非身體完全不存在的狀況。

來說，網路經濟運作加劇虛擬空間背後的潛藏暴力。海爾斯在《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出版十年後的一個訪談中，引用偉納（Nobert Wiener）的控制論，提到面對大規模的系統，人雖可找到和這樣的系統整合的方式，但同時也是這系統的一小部分。無可避免的是必須面對一個去主體化的過程（“How We Became Posthuman” 325-26）。戴倫（Bo Dahlin）也談到面對科技發展，人似乎保有兩種的選擇：人類是精神的存在還是所謂電子化學力量的隨機混和體或複雜的資訊模式，但事實是我們對前者的選擇顯得越來越不可能（61），因為我們都已被包覆在如此巨大的網路系統中。

雖然海爾斯和戴倫都強調網路資訊空間去身體化和削弱自我意識的特質，迪立羅仍企圖凸顯在網路科技的運作下，身體即時性、感受和經歷仍是自我認知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代表艾瑞克並非沒有親身體驗的人我關係，因為網路虛擬空間和實際生活場域是隨時置換且相互影響的。只是網路市場機制也在干擾甚至摧毀真實社會操作的內涵。首先，婚姻關係的形成也是經濟體制的另類產物，艾瑞克和艾莉絲（Elise Shifrin）的婚姻就建構在財務的需求上，艾瑞克甚至明白地告訴愛莉絲：「我和你結婚某方面是因為你的錢」（*Cosmopolis* 120），而其他部分連他自己都不十分清楚，但「她到底值多少？這數字讓他非常驚訝。總共是美金七億三千五百萬……但這一切都已化為烏有，如同說話時，呼出的一口氣」（*Cosmopolis* 124）。因為這個數字在一日的資金市場劇烈震盪，變成巨大的赤字。但這關係有著極大的矛盾，因為艾瑞克對以商業利益為基礎的婚姻，仍有著實質夫妻關係的渴望。因此，不同空間概念顯現不同關係元素的碰撞，艾瑞克和艾莉絲兩人在紐約街道的三次相遇，顯得熟悉又陌生，關係在夫妻、朋友和商業伙伴間游移，對彼此的認知顯得模糊未定。

在真實空間的人我關係和互動模式中，也顯現網路商業空間特質的延伸和影響。珍（Jane Melman）是艾瑞克的財務主管，這頭銜自然確認她的商業功能。當她慢跑到艾瑞克面前時，艾瑞克對他的感受是「這個

女人對他來說就是身體器官。他想舔掉他腰部內側的汗水。她就是那腰、那脛骨、那沒上護唇膏的雙唇。」(*Cosmopolis* 47)。人的身體仍是彼此認知不可忽視的部分。但有趣的是，艾瑞克對她的認知侷限在身體的某些部分，如同她具有的特定商業功能一樣。也就是，艾瑞克對財務主管珍缺乏一個完整的認知，他們的互動也沒有表現出彼此實質的了解。艾瑞克感受到的是她身體的某些部位，及這些部位讓他產生的感官反應。可見這闕限狀態的相互影響，因網路資本經濟型態習慣於將人功能化、數字化，甚至身體部位化，鬆動實質人我關係的焦距和意義，如艾瑞克和艾莉絲弔詭婚姻的關係。

另外，闕限空間產生多層次的人我關係，顯現自我認知和感受的雙重性。麥克 (Michael Chin) 是艾瑞克的貨幣分析師，主要分析貨幣市場的運作情況，但對艾瑞克來說，他們之間還有另一層關係。當他向艾瑞克說明日圓震盪的情形時，艾瑞克只注意到他的微笑，完全漠視麥克提出的市場風險，兩人之間的對話有如兩條平行線。艾瑞克重複說著：「我認得這個笑容……你母親把這個笑容怪在你父親頭上。她怪他，因為這笑容有些陰森……她一直認為應該讓你學特殊輔導的」(*Cosmopolis* 21)。麥克對艾瑞克這**脫序**的聯想，沒有任何回應，就像在某種電腦軟體中執行另一種軟體的指令，是不會有任何執行動作的。麥可對艾瑞克來說，除了市場的分析功能，還有他對真實生活的人我關係，甚至是親情的渴望，猶如他雖身為一個金融鉅子，卻非得到父親小時候帶他去的理髮店理髮不可。在闕限空間中，認知常是片面且多重。

科技網路不僅是時空的壓縮，也和資本經濟密切結合。它的運作進一步抽離產品的價值甚至和產品脫鉤，將金錢未來化，未來數字化。在此模式下，社會操作的基本模式雖漸被粉碎、瓦解，人我關係在功能化下，遭到扭曲、翻轉，但真實的生活關係並未全然消失，反而因為身體感知的改變，開啓了不同的人我關係。而這另類的人我關係，也展現在親身經歷的城市街道，呈現另一個城市闕限空間的意涵。

三、城市街道

城市街道從現代主義以來就是文人、藝術家關注的焦點、文化的記錄和歷史脈動的結合。它的推演是當代生活形塑的力量和縮影，也是城市書寫的重要場域。列菲弗爾在《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 (2003) 中說到：「街道就是紊亂，所有在別處是固定且多餘的城市生活元素，從它們原有的位置鬆動，隨意地充斥、游移在街道上，……相互遭遇且碰撞。這紊亂是活生生的過程。它不斷訴說也持續使人驚訝」(18-19)。街道是隨時變化的過程，互動的因素和成分實難有概略性的觀點和判斷。在艾瑞克的紐約一日遊中，故事的主軸由一條條的紐約街道串連起來。過程包含很多不同的生活景象及遭遇，充滿驚奇，挑戰艾瑞克的感官和認知。這些過程，除了凸顯紐約街道的闕限特質，空間概念的相互交疊、碰撞，也再度顯示身體在城市遭遇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紐約街道在迪立羅的敘述中，也明顯呈現不同的空間層次。艾瑞克感覺：「街道是對未來真理的攻擊……這感覺如電流般，從他身上的每一個接收部位和縫隙中進入他的腦袋」(65)。這個感受傳遞著兩個重要的訊息，一是街道潛藏著對峙的操作邏輯和軌道，尤其是時空置換時，會涉及不同的社會操作。而既然是對抗未來，那麼這個時間點顯然是在當下或是過去，再不然就是兩者的重疊。艾瑞克在賣珠寶的街道上，「可以感受到紐約下東區(Lower East Side)的 20 年代及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鑽石中心——阿姆斯特丹和安特衛普(Antwerp)」(65)。而如今不同的時空場景，也產生空間感受的層次感，其相互的碰撞也使空間失去一致性。第二個重要訊息是身體成了空間體驗和認知的重要主體，身體感知因不同的關係互動和事件，堆砌不同的城市認知和想像。身體因而也成了自我和空間的重要連結，引發更多面向的自我認知。重點是，迪立羅的身體並非只是被動地接收和感受實體空間所提供的感官刺激，其本身也是主動回應的主體，對自我和空間關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艾瑞克的身體狀況到其所經歷的城市街道，身體所代表的都不只是功能性或

被動式的存在，而是自我主動發聲的所在，甚至是關係的癥結。

在科技網路空間，讓艾瑞克不斷回到當下的實境，就是他的身體，更確切地說，是他那疼痛且失去對稱的前列腺——內生殖器的一部份。這個失衡的身體部位屢次喚回，甚至阻斷那馳騁在未來的意識。

這疼痛存在當下但似乎吸納了周遭所有的東西——器官、物品、街道的聲音和話語。這是一種穩定、不變但相當痛苦的感受，但這不只有一個點，而是和其他疼痛的集結，一種反意識……位於他膀胱的底端。他意識思維都在這裡面。他只能在這疼痛中思維和說話。他在這腺體中，在他身體部位的灼熱處。(*Cosmopolis* 50)

這樣的身體感受相當強烈，劇烈疼痛挑戰原有的自我意識和認知，自我的表達和思緒都在疼痛的感知中進行。這不對稱的前列腺代表艾瑞克「看不到的他者性」(Chandler 252)。疼痛所喚起的是很大的自我衝突或者所謂「反意識」的覺知。明顯的身體疼痛衝擊他原有的意識和思考，讓身體擁有最大的發言和主導權。此時，到底什麼才是真實的自我？或著該如何界定自我的存在？思凱芮 (Elaine Scarry) 在《痛苦中的身體》(*The Body in Pain*) (1985) 說到：「疼痛是身體的負面經驗，一種立即的感官對抗，某種對抗著自己的東西，及自己必須去對抗的東西。即使它是在自己身體中發生，也被認定為不屬於自己，不屬於我的部份，某種異質且需要被去除的東西」(52)。這個自我中，因身體疼痛所產生的對抗力量，開始使自我認知顯得複雜且困難。但弔詭的是，這非我的感受其實會強化自我的覺察。只是該如何詮釋這裡的自我？身體的疼痛已經打破所謂內在和外在的區別，身體是內也是外，是我亦非我。身體在艾瑞克的城市遊歷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和科技網路空間最大的不同是，身體不再只是乍現或破碎的個人意識展現，而是感知的主體。這裡切換的不是設定好的網路介面，而是即時、無法預期的感官經驗，包括自身和所

處街道的情境。因此，街道的空間特性和疼痛的身體強化現在或當下的時空感受，顯現出對抗商業網路世界，和抗拒被未來吞沒的在地力量和可能。

城市街道，具有時空差異及不同空間概念碰撞的特質，也是對抗資本主義力量的具體顯現。在現在和未來的相互抗衡中，展現另類的闕限特質。街道抗議遊行的活動，讓艾瑞克看到對抗資本主義的集體力量。迪立羅藉由艾瑞克的理論主管的解說和他自己親身經歷的示威衝突場景，來凸顯空間認知和體驗的落差。理論主管薇佳以資本主義的立場說明：「這本身是一個自由市場，這些人是這個市場想像的產物。他們不存在於市場之外，沒有任何地方是在市場之外，沒有外面……他們都在這全球市場中被買賣。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存在、活絡且持續這個體制的的原因」(*Cosmopolis* 90)。在這個體制中運作的人，身兼多重身份，既是生產者、產品本身且同時是消費者。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人可以脫離這個機制。她認為「這是市場的幻覺……這個抗議行動是體制的淨化及潤滑。它見證的是市場創新的光彩，它自身形塑的彈性，可以將任何東西都吸納進來」(*Cosmopolis* 99)。

但相較於理論主管的說明，艾瑞克和示威抗議人士的真實遭遇，面對街上暴力橫行的混亂景象，如：火燒車、用燃燒中的輪胎築成的路障、警方發射的橡皮子彈、及穿梭在煙霧和車陣中受驚嚇的人影，即使有警方及自己的安全人員保護，也不知如何面對這眼前的一切。但弔詭的是，在認知和親身經驗的落差中，闕限空間鬆動原有的感知和回應機制，他對示威群眾的反應顯得難以理解和想像。他從不知如何感覺，鬆脫、出離原來反應的機制，到心生羨慕，看著「防碎的玻璃上，如髮絲般的隙縫，他覺得想加入他們，得到那種恣意破壞，所帶來的愉悅感」(*Cosmopolis* 92)。艾瑞克沒有固著原本資本家的身分，陷入勞資的對立關係，而是自外於這個事件，純粹做為此抗爭場景的旁觀者，在這失序的氛圍中，生出一種難以解釋的快感。有趣的是，這愉悅感卻又在極具衝突和暴力的現實中，落入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和恐懼。

迪立羅用一種很特別的角度凸顯這空間的衝突性，以及街道獨有的游移和模糊特質。

他們在車上噴漆，在滑板上緩慢地舞動。街道的對面，有些人在垂掛的繩索上，試圖踢開窗戶。這個大樓上寫著一家重要投資銀行的名稱，這名稱的字母適切地排列在一張展開的世界地圖下面，而股價也在閃爍的燈光下跳舞著。
(*Cosmopolis* 93)

這如嘉年華會般的空間敘述，其實聚集著兩股巨大的力量——資本主義所代表的強勢傾壓和城市街道所爆發的對抗勢力。在交會所產生的極大衝突和暴力中，艾瑞克在監視錄影器上看到自己——「他看到自己縮在恐懼中……然後，一聲又大又深遠的爆炸聲，近得幾乎吞沒週遭所有的資訊。他蜷縮在恐懼中……這句話在身體中震盪著」(*Cosmopolis* 93-94)。面對街道的劇烈衝突，他頓時失去生活原有的優勢和依靠，在螢幕上看到的不仅是未來資產的上下震盪，還有莫名的恐懼。身體回應著無法預期的感受，且撼動他對科技網路的信任和掌握。

另一個摧毀資本主義認知假象的是一位自焚者。自焚者身上的火光，哀號聲，隨著火焰一層層將他吞沒——從衣服、皮膚到身上發出焦味，這令人驚恐的畫面具體且實在的。這個自焚者推翻了薇佳的理論，因為「這個體制並沒有收服或吸納這個人……這件事完全超越它的範疇」(*Cosmopolis* 100)。薇佳的說法已不足以解釋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游移和斷裂才是真實經歷的過程。

除了街道上的集體對抗，如此的緊張關係在個人生活層次也相當強烈。角力現場首先出現在車子的駕駛和乘客間，車子除了代表不同的社會操作，駕駛和乘客也**體現**另一種對峙。城市街道的車內空間，將艾瑞克暴露於可預期但不可知的危險中。他的保鏢托佛(Torval)的意義不僅止於維護他的人身安全。他們兩個之間微妙的關係也充斥不明的恨意和

不安。托佛的功能雖是保鏢，但在實際互動中，可感受到另一層關係的存在。艾瑞克經常關注托佛的一舉一動，甚至連他用的手機，到他藏在夾克內的捷克製音控手槍，都瞭若指掌。但他對托佛有一種莫名的敵意，甚至覺得他那魁武的身材本身就是一種挑釁，他的任何舉止、行為和言語都在鼓動他心中的對抗。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托佛不再稱呼他「派克先生」後，達到某種臨界點，他們之間「有一個大到一個人可以走過的鴻溝」(*Cosmopolis* 20)。這空間的真實體會，明顯地挑戰了原有的主僕關係，同時也代表在真實的空間互動中，已和原來空間預設的概念脫鉤。

保鏢的保護機制是因應艾瑞克操縱的網路資本市場而生，雖然艾瑞克和托佛存在著相當微妙的關係，托佛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對抗力量，而這反抗的力量背後，並沒有一套可預期的思維或價值，確切來說，潛藏著巨大的未知和威脅。這個保鏢表面上是確保他在資本商業體制下的防護牆，但因他貼近艾瑞克且配有武器，實質上對艾瑞克潛藏著極大的威脅。因此當艾瑞克發現托佛音控手槍的密碼竟是他母親的名字時，挑起的是他對母親和這位貼身保鏢曖昧關係的聯想，於是趁機就用這把槍把他給殺了。

另一個例子是貝諾 (Benno Levin) ——殺死艾瑞克的殺手，他曾是應用電腦的助理教授，現在卻生活在社會的邊緣，拾荒維生。商業資本社會對自我的擠壓，促使他極力想掙脫這樣的時空框架，渴望一個更開放的生活空間。有趣的是，時間的想像是他進入另一空間的媒介。貝諾自述著：「我沒有手錶或時鐘。我以不同的整體概念來思考時間。我用巨大的數據——地球和星星的時間、無連續性的光年、及宇宙的歲月來看待我個人的壽命」(*Cosmopolis* 59-60)。在如此大的時空架構中，個人的認知和生活模式似乎都只是假象，每個人都是滄海之一粟，和其他事物連結在一起。因著極大的想像和時空跨越，自我明顯超越身體的侷限。「沒有任何東西是獨立的。每一樣東西都可以穿透進入其他東西。我的日子可以化為光年。這也是為什麼我只能假裝是某個人。為何我一開始，

會覺得不是自己在寫這些東西。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我在寫，還是我想要讓自己感覺像某個人在做這件事」(*Cosmopolis* 60)。從貝諾的時間架構或自我認知中，這樣的敘述和之前的想法有極大的不同，他不再受限於資本主義所形構的社會框架。

如此巨大的想像似乎讓貝諾掙脫了商業資本社會的時空限制，但實質上他想與人事物**親身**接觸的渴望仍十分強烈，也就是自我的存在感並未全然消失，人我互動的需求也一再顯現。「有時他甚至會用身體去摩擦一扇門或一道牆，只為那有情的接觸」(*Cosmopolis* 58)。只是這個接觸似乎顯得扭曲且難以理解。如同他敘述著為何想要拿艾瑞克身上的錢一般，「我要他口袋中的錢……不是因為它的價值。我要的是那一份親密感和觸感，他的觸覺，他個人留在上面的塵垢。我想要用那些鈔票摩擦我的臉，來提醒我自己為何殺他」(*Cosmopolis* 58)？對貝諾來說，這有兩層含義：一是面對商業資本社會的疏離，身體的感觸和溫度是貝諾感受情感的唯一媒介，即便是已被虛擬化的金錢，他都希望用身體來證明他真實擁有其意義和價值。一是艾瑞克就代表著這些虛擬化的金錢，而殺死艾瑞克就是對虛擬網路金錢遊戲的反撲，也代表他想回到實質互動的渴望。

在他殺死艾瑞克的念頭和行動中，有一個**我**驅策他去執行這樣的行動，但巨大的時間和無限擴大的自我概念又使這個**我**顯得飄忽，難以界定。這顯示在闕限空間中，原有的自我認知的鬆動，和一個抽離的**我的**浮現。這個抽離的我代表自我在經歷或選擇闕限空間的可能性時，所產生的自我覺察和想像。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不再侷限於資本主義所構築的價值框架，他在反資本主義的論述和行動中，有著更大卻也更難捉摸的自我想像。貝諾的感受因其專業背景更顯強烈，但無論網路世界將人如何延伸，身體的機制都會將他帶回實際的存在，資本主義落實到生活真實區塊的效應，也非網路世界所能避免。這樣的自我覺察也是網路空間和現實場景所帶來的衝突景象。闕限空間在鬆動甚至碰撞不同的時空設定時，失序的狀態所產生的自我覺察確有其獨特之處。

四、闕限空間的自我認知

迪立羅在不同的空間元素所形成的闕限狀態中，呈現相當獨特的自我概念——一個抽離且具有強烈自我觀察和自我審視的狀態，同時被賦予自我和他者並存的雙重性。這個自我並非指這些異質元素可以被整合成一個完整的自我概念，也非完全打碎自我存在的可能，或將自我的概念化為稍縱即逝或因時因地制宜的結果。相反地，自我的雙重性是一個**是我亦非我**的概念。這是從闕限空間呈現的另類自我覺察，是科技網路和身體感知造成的自我的不確定性，甚至產生不同的空間層次。

迪立羅在小說中，以艾瑞克誤闖一個電影拍攝現場來呈現這樣的自我概念。那是一個三百個人赤裸地躺在十字路口的場景，雖說是一個電影的場景，但「這些在街道上赤裸著的身體，是直接的事實。他們散發著一種屬於自己的力量，不受任何伴隨著這個事件的環境影響。他覺得這是很奇特的力量，因為裡面有一種羞澀、無力和一點點的退卻」（*Cosmopolis* 173）。也就是，在電影場景中並非全然是一種演出或虛構，親身的參與讓他體會到另一層次的感覺，一種確實的存在感，和電影無關，是一種虛構框架所賦予的真實感受。這羞澀、無力和退卻也許是電影內容的一部分，但更是他真實的經歷。所以，他到底是在電影裡，還是真實生活中？當艾瑞克在電影框架中，其實還存有屬於自己的感受。他是電影中赤裸者之一，也是他自己，一個看著自己經歷這個場景的自己。闕限空間中，感知和認知的落差呈現的另一個面，就是自我和非我的並置和拉鋸。在電影虛構的世界中，經歷的卻是實際的感受。

另一個凸顯**雙重自我**狀態的是艾瑞克和貝諾面對面的遭遇。其情況並不像一般殺手，遇到目標，一槍斃命。迪立羅首先把這個槍殺的場景，聚焦在兩人的對話上。艾瑞克對貝諾與其說心懷恐懼，不如說是充滿好奇，他想知道貝諾想殺他的原因、年紀和真實姓名，而這個對話也正好滿足貝諾想被認知和了解的需要。兩人談話的內容和狀況，不像生命攸關的談判，而是相互剖析和了解的過程。槍殺艾瑞克是貝諾要做卻不是

最重要的事。在貝諾和艾瑞克之間，殺和被殺、自我和他人都存在著另一層的關係。

面對面的遭遇在這樣的自我狀態中，更顯現不容忽略的身體感受。剛開始他們談論著彼此天壤之別處境（以資本主義的角度），但只有在艾瑞克持續存在的前列腺疼痛中，他們才找到認知對方的平台。貝諾告訴艾瑞克要去聆聽他前列腺所傳達的訊息，來面對巨幅震盪的日圓的貨幣市場，因為「你必須從自然中找出規律，來預測日圓市場的波動」（*Cosmopolis* 200）。這看似荒謬的對話卻串連了兩個幾乎不相干的空間元素——身體和金融市場。但身體如何顯示這些網路金融資訊的脈絡，是一個超乎理性和邏輯推理的過程，卻又無法完全抹殺它的可能性。

身體除了顯示空間的並置，時空的重疊也進一步闡明身體和**雙重自我**的關係。當貝諾拿槍瞄準艾瑞克時，貝諾告訴他：「無論如何，你已經死了，你像個已經死掉的人。死了一百年的人。死了好幾世紀的人」（*Cosmopolis* 203）。這時間觀顯然已經脫離他們僵持對峙的當下。只是對貝諾來說，此刻該是未來還是過去，已難以分辨。時空錯置呈現另一個弔詭的狀態——艾瑞克在手錶中，**預視**自己的死亡。當他和貝諾遭遇時，他在手錶中撇見自己的影像，因為他無意間啟動手錶的電子攝影裝置，這個裝置可以收集鄰近的任何影像，即時播放。但當他轉動手臂，手錶呈現的是，一個趴在地上臉朝下的身體，這使艾瑞克心頭一振，全身血液頓時凍結，因為當下的場景並沒有這個身體的景象。他想到稍早在前廳看到的身體，但這螢幕怎會顯現不在攝影範圍內的事物？他再次轉動手臂，甚至將手錶朝六個不同方向轉動，這個身體始終在螢幕上。再看一次手錶，他看到救護車的內部，接著手錶的表面出現一連串的隔間，其中有一個打開的隔間，出現一個綁著塑膠手環標籤的屍體，上面寫著「Z 男性」（Male Z），他了解但不清楚自己為何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醫院幫那些不知名的屍體所做的辨識標籤。他恍然大悟，發現自己已死。驚覺自己的死亡，**預視**自己的未來，時間重疊同時並置了兩種不同的狀態——存在與不存在，生和死。這橫跨於科技的再現和當下感知

的身體、現在和未來、未來的過去和現在的未來之間的艾瑞克，到底是誰？到底在哪裡？

科技和真實生活情境產生的闕限空間帶來自我的模糊狀態。艾瑞克感受到科技的神祕性，因為他所**預視**的死亡是神經系統被輸入電腦數位記憶後，所推演的結果。但科技所啟動的存在和想像，仍舊無法否認身體的即時感受。也就是，「網路資金的主要重點，將人類的經驗延伸到無限……」（*Cosmopolis* 207）。這個經驗雖可無限延伸和演繹，超越真實的時空侷限，但無論如何都必須回到**親身**經歷的時空場域。「身體的疼痛干擾他在時空上的不朽，這疼痛對個別的獨特性很重要……讓他成為個別的個體，這是無法被轉換為數位資料的……經由疼痛，他認識了自己……」（*Cosmopolis* 207）。這個疼痛不僅喚醒他對身體的感知，也讓他重新擁有自我的感覺，相較於無邊無際的科技「雄渾」（the sublime）感受，身體覺知是具體時空下的真實感受。科技時空的感受和親身的經歷並置卻不相容，科技可以無限延伸人類的經驗和想像，甚至快速改變生活的意義和內容，但艾瑞克仍渴望且也無法否認這實質和親身的經歷，如小說最後的結語：「這一切尚未結束。在手錶的石英玻璃錶面下，他已經死了，但在原來的地方，仍然活著，等待槍響」（*Cosmopolis* 209）。艾瑞克**預視**自己的死亡，一方面是這闕限空間（肉體空間和虛擬空間）的時空詮釋，根據萊斯特的說法，這是「艾瑞克身為人和艾瑞克成為後人類的電腦程式的緊密扣合，這個擱置的結尾代表艾瑞克和科技場域本體存在的關聯性」（273）。這樣的解讀只部分說明這個空間對艾瑞克自我的影響。對巴仕歐（Peter Boxall）來說，艾瑞克的「死亡蔓延在**域內**（inside）和**域外**（outside）的交界，是對全球市場的吸納和抗衡。他的死在小說中是一個不尋常的缺席，一個被吸納的域外。顯現不對稱的不連續空間，一個無法解釋的時間曲折（twist）……」（231）。他把這樣的時間概念稱之為逆轉的 *déjà vu*——一種前置的未來（anterior future）。艾瑞克身處一個「不知是否為轉折的轉折空間，身處一個純粹可能的空間……開放給最短暫的時刻，等待槍響的那一刻」（Boxall 232）。因此，除了科技和身體糾葛所

產生的失衡脫軌的時空概念和多重的自我認知，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中介轉折的空間，槍響前的多重可能，是由科技因循某種形式的組合推演而成，這樣的推演隱含很大的人為因素，也就是說，艾瑞克的死亡雖說是最後極有可能發生的結果。但情況是，在實際發生前的任何一刻，都不能否認自我在這轉折的時空框架中，仍有其他可能。逆轉的 *déjà vu* 是可能性的弔詭呈現，就如艾瑞克的死在小說的一開始就出現，卻在故事的結尾才知其原委，其中的過程充滿了未知和懸疑，且沒有因為開始的鋪陳而減少小說中的張力和不確定感。這和小說的書寫背景相呼應。這本小說是 2003 年發表的，也就是在 911 事件之後，但故事的場景卻是 2000 年四月，在雙子星大樓消失之前。這樣的書寫也出現在迪立羅的《天秤座》中，在歷史之後，重寫歷史，切入點仍有相當多的可能。因此，對迪立羅來說，科技－未來－死亡的串聯並不代表自我可能的終結，因為科技和肉體空間的機動對話仍舊隱藏不同的可能。自我認知和感知的差異、現在和未來的糾結、自我的游移和疏離所呈現的**我亦非我**狀態都再再說明都會空間的闕限特質。

五、結語

在《大都會》中，迪立羅運用看似簡單的故事梗概，強調空間認知、身體感知及操作所產生的跨越、重疊和碰撞，闡釋當代都會的生活狀態及形塑另類的自我認知。在主角艾瑞克的紐約一日遊中，迪立羅首先勾勒科技網路空間和都會實實空間的交錯關係，展現明顯的闕限特質。一種空間出離和進入的中介、一種原有空間認知的鬆動、另一空間特質的感知及一個自我不斷重新形塑的場域。小說中所呈現的闕限空間，說明空間和自我不再只是主客體的區別，闕限的空間也不只存在不同空間的來去。闕限空間**體現**相當複雜且強烈的衝突性，包括：對立、不安、恐懼，甚至暴力，而空間和自我相互形塑的過程，也增加自我的變異和不確定性。另外，由於當代科技網路無所不在，讓同一空間存在著多重跨

越、重疊或碰撞的可能。人在空間中的自我**定位**（positioning），也出現難以解釋的灰色地帶。重點是，不管是進出網路空間或都會街道，抑或並存於都會的多重空間，有一個極其重要卻無法忽略的因素——身體。在《大都會》的闕限空間中，身體的感知對空間是很重要的關鍵，凸顯現在和未來（或過去）、都會街道和虛擬網路，及存在和死亡的並置、重疊和交織。

另一個闕限空間所呈現的重要主題是自我的狀態，闕限空間是自我轉換的中介，是原有自我認知的鬆動，一種**我亦非我**並存的狀態。轉折中，自我被賦予一個抽離的角度，來審視不停的轉變，體會當下**親身經歷**的都會街道和虛擬空間，所蘊含的可能性。也就是，迪立羅在如此的都會闕限空間中，企圖強調的是**親身經歷**的變異性，這並非虛擬科技空間的推斷所能涵蓋或削減的。空間的多重層次和自我認知不斷形塑和變異的過程，成為《大都會》中闕限空間的重要特色。

引用書目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rint.
- Binnie, Jon, et al., eds. *Cosmopolitan Urbani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rint.
- Boxall, Peter. *Don DeLillo: The Possibility of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rint.
- Chandler, Aaron. “‘An Unsettling, Alternative Self’: Benno Levin, Emmanuel Levinas, and Don DeLillo’s *Cosmopolis*.” *Critique* 50.3 (2009): 243-59. Print.
- Dahlin, Bo. “Our Postmodern Futures and Education: Homo Zappiens, Cyborgs, and the New Adam.” *Futures* 44.1 (2012): 55-63. Print.
- DeLillo, Don. *America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Print.
- . *Cosmopolis*. New York: Scribner, 2003. Print.
- . *Falling Man*. New York: Scribner, 2007. Print.
- . *Libra*.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8. Print.
- . *Mao I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Print.
- . *The Names*. New York: Vintage, 1989. Print.
- . *Underworld*. New York: Scribner, 1997. Print.
- Duvall, John N. “Introduction: The Power of Histor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ystery.” Duvall 1-12.
- ,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8. Print.
- Gennep, Arnold van. *Rites of Passage*. Trans.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Gaff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0. Print.
- Giaimo, Paul. “Don DeLillo and the Novel—Neither Modern nor Postmodern.” *Appreciating Don DeLillo: The Moral Force of a Writer’s Work*. Ed. Paul Giaimo.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1. 1-22. Print.

- Graham, Phil. *Hypercapitalism: New Media, Language, and Social Perception of Valu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Print.
- Haraway,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49-82. Print.
- 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Ten Years on an Interview with N. Katherine Hayles." *Paragraph* 33.3 (2010): 318-30. Print.
- . *How We Become Posthuma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9. Print.
- Janell, D. G. and D. C. Hodge. "Information, Place, Cyberspace, and Accessibility." *Information, Place and Cyberspace*. New York: Springer. 3-12. Print.
- Kitchin, R. M. "Towards geographies of cybersp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 (1998): 385-406.
- La Shure, Charles. "What is Liminality?" 18 October 2005. Web. August 31 2014. <<http://www.liminality.org/about/whatisliminality/>>
- Laist, Randy. "The Concept of Disappearance in Don DeLillo's *Cosmopolis*." *Critique* 51.3 (2010): 257-75. Print.
- Lefebvre, Henri. *Urban Revolution*.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3. Print.
- .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Print.
- Madge, Clare and Henrietta O'Connort. "Mothers in the Making? Exploring Liminality in Cyber/Spa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0.1 (2005): 83-97. Print.
- Muri, Allison. *The Enlightenment Cyborg: Aspects and Origins of the Postmodern 'Man-Machine' Metaphor*. Diss. U of Saskatchewan, 2001.

- Ann Arbor: UMI, 2001. Print.
- O'Donnell, Patrick. "Underworld." Duvall 108-22.
- Scarry, Elaine.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P, 1985. Print.
- Parr, H. "New Body-Geographies: The Embodied Spaces of Health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 (2005): 73-95. Print.
- Schmid, Christian.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owards a Three-dimensional Dialect." Trans. Bandulasena
Goonewardena. *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Ed. Kanisha Goonewardena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27-45. Print.
- Seidler, Victor Jeleniewski. "Embodied Knowledge and Virtual Space: Gender,
Nature and History." *The Virtual Embodied*. London: Routledge, 1998.
15-29. Print.
- Simmel, 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rans. 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 Ed. David Frisby. London:
Routledge, 1978. 409-24. Print.
- Stevens, Quentin. "Betwixt and Between: Building Thresholds, Liminality
and Public Space." *Loose Space: Possibility and Diversity in Urban
Space*. Ed. Karen A. Franck and Quentin Steve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73-92. Print.
- Thrift, Nigel.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Politics/Affect*. London:
Routledge, 2008. Print.
- Turner, Victor. "Betwixt and Between: The Liminal Period in *Rites de
Passage*." *The Forest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New York:
Cornell UP, 1967. Print.
- Turner, Victor, and Edith Turner.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8. Print.

Woodward, Kathleen. "From Virtual Cyborgs to Biological Time Bombs: Technocriticism and the Material Body." *Culture on the Brink: Ideologies of Technology*. Ed. Gretchen Bender and Timothy Druckrey. Seattle: Bay, 1994. Print.